河坊忆

□方纯

我喜欢这条街,每每在闲暇时光漫步于此。旧人曾说: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杭州之美,惹人喜爱;然而,河坊古街之雅,却让我沉醉。它坐落于满是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,宛如一抹亮色,常年为钢铁森林所禁锢的场域,平添了几分别样光彩。

某年某个夏日,我如往常一样走入河坊。同样是清晨。我在行路时,脚步轻盈,生怕打破这片静谧。昨日,此地刚刚经历过大雨洗礼,道路上积水遍地。正当我陶醉于对四周环境的眷恋之时,前方莫名传来了一阵吆喝声。我极目望去,只见不远处,一家茶馆刚刚开门营业,几位面容清秀、年纪轻轻的伙计身着传统布衣,立于店门前,用富有韵律的声线,向崭新的一天,发出问候。看着这个场景,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二,竟是和眼前之物如此相似。我开始赞叹,开始感慨,甚至

还有些许期待,期待自己能进入店铺之中,独坐品茗。

随着时间一秒秒地过去,街道上的路人渐渐增多,其中不少出于好奇的游客,听得吆喝声后,进入店铺,一饱眼福。我依然伫立在原地,不忍离去。蜀汉后主刘禅面对魏宫如云美女曾说道:此间乐,不思蜀。现在,自己驻足于此,望着眼前的繁华之景,居然也忘却了故乡的模样,深深痴迷其中,无法自拔。不知不觉间,我开始明白,河坊的魅力,其实并不在于每日如潮水般的游客,它最弥足珍贵之处,是留存了数百年前,两宋那丰富的市井文化,唯有它,才是古街的精髓。

走出这条街时,已是正午。眼前,一条条现代公路与房屋重新出现。我依然不住回首,看着自己走过的路。或许从今往后,我将再无机会故地重游。所幸的是,那镶嵌于河坊街上的一墙一石,一砖一瓦,早已铭刻在我的心底,再难忘记。

走出这条街时,已是正午。眼前,一条条现代公路与房屋重新出现。我依然不住回首,看着自己走过的路。或许从今往后,我将再无机会故地重游。所幸的是,那镶嵌于河坊街上的一墙一石,一砖一瓦,早已铭刻在我的心底,再难忘记。

曾经,我来到此地,茫茫雾色中,它开始显现出形体。青石小路、寻常店铺,周围是多么的宁静。当时,我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,不闻世俗之音。由于时辰尚早,这片时常喧嚣无比的古街,此刻宛如未食人间烟火的桃源。不经意间,从某个无名角落传出一声轻微无比的笛音,若不细听,竟无法察觉。

蓝色呼愁

杨方

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,它隐藏在人流中,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,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。它是蓝色的。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,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、故事、时间,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。包括呼愁。

我问自己,我看到的,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?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?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,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?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时隔多年后,人们常常会相信梦中所见的确曾发生过。我也犯这样的毛病。我来到一座房子前,发现房子是如此的熟悉,临街玻璃窗内的白色窗纱,仿佛是我亲手挂上去的,半开的大门内,搭着葡萄架的院子,一半在荫凉中,一半在阳光下。给人一种一分为二的清晰感,仿佛我的思维一半在虚构的小说里,一半在真实中。土墙边摆放的天竺葵正开着花。浇花的铁皮水壶,完全是我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形状,摆放的位置也跟我小说里一样。葡萄架下的土台子上,坐着聊天、喝茶、抽莫合烟的人。我熟悉他们的语言,熟悉他们的性格和命运走向。我没法分清楚,他们是坐在我的小说里聊天、喝茶、抽莫合烟,还是坐在真实的六星街?这让我感到无限的困顿,我被我自己的小说给困住了。

去年六月的某个下午,我长时间地站在六星街一座大门半开的房子前,这座房子仿佛不是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,是我立体地虚构出了它。我站在那里不走开,我在听什么?蓝色的房子?时间?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?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

芬芳?这个城市的往事?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?帕慕克说,他的伊斯坦布尔,有一种类似呼愁的东西。这呼愁,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,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某种朦胧状态的情绪,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。

前年夏天,我在伊斯坦布尔,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所有的街道。我想找到帕慕克小说里卖钵扎的人,找到那些不规整的一夜屋,黄昏博斯普鲁斯海峡成群飞舞的鸥鸟,夜晚降临时在城市游荡的野狗,还有帝国残留的拱门、喷泉、剧场、浴池。走在其中,感觉伊斯坦布尔人像是在帝国倒塌的废墟里过着他们的生活。而这个城市新建的部分,无论多么现代,多么繁华,依旧闪耀着呼愁。尤其是傍晚时分,我坐在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座桥上,听见蓝色清真寺宣礼塔上响起的传遍整座城市的召唤声,这声音是如此熟悉,它曾经在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一遍遍地响起,之后一直在我的回忆里飘荡。

我突然想到,如果这一天帕慕克没有去别的地方,他就在伊斯坦布尔。那么,我听见的召唤他也一定听见了,我看到的黄昏他也正站在窗口或某个地方看见。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风,吹拂着我也吹拂着他,他感受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,我也正深深地感受到。

伊宁也有伊斯坦布尔式的呼愁。生活在六星街的人,或者是那些生活在我小说中的羊毛胡同里的人,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,有看得见的快乐与烦恼,以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之哀伤,它们构成了伊宁独有的呼愁,构成了我小说的格调。

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,它隐藏在人流中,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,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。它是蓝色的。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,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、故事、时间,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。包括呼愁。

草地

(外一首)

吕焯

阴暗的事物,
选择在低处吟唱。
我爱上你柔软草色的部分,
茂密的丛林,
阻挡不了探索者的觊觎。
我希望在我之后,
我是你唯一的主人。
那些关于草地的绝句,
在你这里,
一切都没有开始。
开疆拓土,
那是成吉思汗的事,
我只想效仿南唐李后主,
有了你这座绿草覆盖的城池,
哪怕是人世沧桑,
并枯水涸。
我仍埋头挖井浇灌。

喜鹊

一只两只喜鹊
一声两声它们在窗外叫
春天和我被一丝丝地催醒
喜鹊的叫声有长也有短
有时候像哨子有些婉转
似母亲招呼归家的子女回家吃饭
辛丑年的初二下午
我想把窗外的那两只喜鹊记下
可一转眼 我只记得它的叫声了
那么多的喜鹊
像词语跳入了诗歌的河流
没有了踪影

父亲

朱礼卓

五十多年弹指一挥间
那人 那事
鱼贯走过来敲响时空之门
沉落的回忆纷纷吐出五彩缤纷的泡泡
泡泡里盛满时间的尘埃

艰苦的年代父亲离开自己的钟爱
当了一名光荣的教师
在五彩的天空中
寻找生活中一切温暖的事物
春潮涌动的时候
父亲办公室的窗便装帧成一幅幅画:
翠绿与鹅黄相间翻滚的柳浪
精心剪裁的春天的燕
窗因有了风儿的浸润更有灵气
风因有了母亲挂的风铃变得空灵

父亲把他的春天寄托在孩子们身上
在他的书房
读哥伦布、麦哲伦
读朱自清、莎士比亚
读齐白石、徐悲鸿
看阳光响亮地涌进来
看点点光斑灵动地跳跃
享受风儿徐徐吹进来
享受散发青苔气息的窗

春天也会有狂风暴雨
父亲说狂风暴雨是去掉阴霾的花朵
从此坐着手推车上上班成了一道风景
忍着病痛课堂上依然幽默风趣 谈笑风生
成了赞叹
在墙壁上挥毫的坚毅身影成了敬佩

当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唱响
父亲望着天地间滚滚春潮
满怀欣喜
挥起久违的画笔
为万紫千红的春天绘出红情绿意的画卷!